

> 聚焦

蝴蝶谷“蝶变”

本报记者 李承韩/文 胡好雅/图

每年5月下旬开始,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马鞍底乡境内的中国·红河蝴蝶谷,数以亿计的箭环蝶呈爆发状破茧成蝶,形成罕见的蝴蝶集中羽化生物活动景观。在这里,蝴蝶经历从卵到幼虫,再到蛹,最后成蝶的“美丽蜕变”。

从无人问津的边境乡村到远近闻名的观蝶胜地,“化茧成蝶”的故事,同样适用于中国·红河蝴蝶谷。依托得天独厚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蝴蝶谷做好保护一群物种、打造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群众、振兴一片乡村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有效开发利用计划,将生态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走出了一条美丽的“蝶变”之路。

观念之变——从共存到共荣

6月,驱车来到马鞍底乡,中国·红河蝴蝶谷的神秘面纱被揭开。

在蝴蝶谷的爆发观测点,土著蝴蝶品种箭环蝶幼虫大量集中化蛹后羽化成蝶,上亿只箭环蝶在树林间、小溪旁、山林小路上大量聚集,漫天飞舞,让人叹为观止。这里是世界上蝴蝶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在海拔高差大、立体气候较为明显、森林资源丰富等特殊的地质地貌、水文、气象、森林等自然条件的作用下,成为中国唯一、世界罕见的生物多样性集聚区。

“记得小时候上学的路上,漫天飞舞的蝴蝶多到连路都看不见,这也成为我小时候最美好的回忆,以及今后从事蝴蝶研究的动力。”金平县文化和旅游局蝴蝶谷博物馆馆长杨镇文介绍,对于

马鞍底乡的村民来说,蝴蝶一直都是息息共生的存在。然而20世纪80年代,喷农药扑杀或者捕捉售卖蝴蝶的现象存在,给生态环境和物种保护带来了很大的破坏。

直到1998年,西南林业大学专家刘家柱一行到马鞍底乡考察,意外发现了栖息在林中各处的蝴蝶群,此后,红河蝴蝶谷逐渐展露在世人眼前。20余年过去了,科研人员通过研究发现,蝴蝶数量的爆发,并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相反还能维持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

“随着蝴蝶谷不断被大家知晓,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赏蝶,也带动了乡里的经济社会发展,留住‘金蝴蝶’逐渐成为了村民的共识。”杨镇文介绍,如今在马鞍底乡,像他一样爱蝶护蝶的人越来越多,

保护蝴蝶成为村民们的共同理念,被写入村规民约和学校科普教材,村民自发保护蝴蝶不被恶意捕捉,种植蝴蝶寄主植物,使得蝴蝶爆发的数量多年来都维持在1亿只左右。“蝴蝶保育的理念正在慢慢形成,蝴蝶谷的生态价值正逐渐转换成当地居民生活生产的一部分,对于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之变——从保护到重塑

蝴蝶爆发的景观,在全世界只有两处可见,一处在美国,另外一处就在红河。据介绍,红河蝴蝶谷满足“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生态环境多样性”及“景观多样性”4个生物多样性的特征,保存着完整的季风常绿阔叶林等多种植被类型,有着适合于蝶类生存的基础生态环境,使蝶类的物种资源非常丰富,这也是形成该地区蝴蝶种类繁多、聚集爆发的重要原因。

“蝴蝶属于食物链底端的动物,对于环境的好坏非常敏感和苛刻,加之蝴蝶成功繁育率非常低,所以蝴蝶爆发情况的出现,是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良好的最直观体现。”马鞍底乡乡长李正亮介绍,马鞍底乡因蝴蝶谷的存在而闻名世界,这是一个相辅相成

的发展关系。保护蝴蝶不可避免要关注到蝴蝶栖息地的生态保护工作,因此也进一步带动了周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变。

2012年10月1日,金平县出台了《蝴蝶谷保护管理条例》,成立了蝴蝶谷管理专门机构加强蝴蝶谷资源的保护。禁止出现在保护区内擅自改变水资源水环境自然状态、喷洒农药、乱砍滥伐树木、毁林开垦、乱挖滥采竹笋等威胁蝴蝶赖以生存的寄主植物蜜源植物的行为,同时也加大了对游客和当地群众保护蝴蝶的宣传力度,共同守护好蝴蝶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形成人人爱蝶护蝶的良好氛围。

为了更好地保护蝴蝶谷的蝴蝶资源,重塑蝴蝶赖以生存的良好生态环境,马

鞍底乡通过增加绿化种植量,在城镇、通道、村庄绿化中推广种植寄主和蜜源植物,形成卵、虫、蛹、蝶不愁食不愁住的全链条闭合布局,满足了蝴蝶生长发育4个阶段条件,保证了每年蝴蝶爆发量只增不减。与此同时,根据不同蝴蝶种群的生长习性和繁衍周期,按时间先后顺序多点覆盖培养发展寄主及蜜源,构建全周期蝴蝶繁衍生态系统。

“乡里越来越多的村民从事起了蝴蝶饲养工作,保护森林、保护水源、保护蝴蝶已成为村民的自觉行为,大家都能感受到生态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好。”村民吴自文感慨,随着保护和培育工作的不断推进,蝴蝶谷的蝴蝶种类和数量将会不断增加,一定能形成彩蝶竞相亮相的良性互动。

乡村之变——从脱贫到发展

密密麻麻的蝴蝶卵、斑马条纹的毛毛虫、形似枯叶的蝴蝶茧……走进马鞍底乡七彩蝴蝶专业合作社的蝴蝶园内,形态各异的蝴蝶引人关注。合作社里,社员正在精心养护蝴蝶的幼虫,把幼虫放到养殖池里面,放上它们爱吃的植物,等待挂蛹。

2012年,14名村民依托辖区蝴蝶资源丰富的优势共同成立了马鞍底七彩蝴蝶专业合作社,建设了蝴蝶园。随着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目前蝴蝶园共有20多个蝴蝶种群,品种多样、色彩艳丽,吸引了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慕名前来。

“合作社不仅养殖蝴蝶,我们还制作蝴蝶标本和蝴蝶字画出售,每幅作品最

低售价35元,最高达7000元。”马鞍底乡七彩蝴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在蝴蝶繁殖季节,合作社收取每人20元的游客入园费,并开展亲子游活动,让游客在园中体验蝴蝶工艺品制作。

近年来,蝴蝶谷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建成泚水岩、坪河和拉灯旅游步道等一批旅游配套设施,实现67个村民小组通硬化路,形成内连金平、外接蒙自,纵横交错的乡村路网,大大激发了沿途的旅游消费潜力。数据显示,自2010年向社会开放后,蝴蝶谷已累计接待游客180多万人次。2020年,马鞍底乡旅游业总产值达到4296.6万元,是2015年的2.8倍;全乡1720户

7092人实现脱贫。

“蝴蝶景观成为当地生态价值的体现。”李正亮介绍,下一步,他们将进一步完善拉灯瀑布、坪河草地、泚水岩等景区公共服务设施,在蝴蝶爆发区域建设蝴蝶观景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加快培育康养度假、户外运动等旅游新产品新业态,促进旅游与农业、文化、康养等产业融合。加快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积极发展热带水果、古树茶、梯田红米、生物药材等产业,通过自然资源优势与产业项目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打造“长寿之乡”的名片。“我们相信,蝴蝶谷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美丽,实现再一次‘蝶变’。”



> 物种资源

黄喉貂



黄喉貂,隶属于哺乳纲,食肉目,鼬科,貂属,民间俗称蜜狗、黄腰狸、青鼬。多生活在山地森林或丘陵地带,栖息于林区以及灌木丛的树洞或石洞中,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照片摄于香格里拉。

黄喉貂体长约45至65厘米,体重约2至3公斤。其身体修长而柔软,尾巴蓬松,耳部短而圆并披有一层绒毛,头部较为尖细。尖尖的犬齿以及锋利的趾爪,昭示着它是凶狠的肉食动物。

黄喉貂头部、颈部、身体的后部、四肢及尾巴为暗棕色至黑色,最有亮点的是其喉胸部毛色为鲜黄色,这也是它学名的由来,腰部呈黄褐色。

动物界中最大的“冤假错案”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了,这句谚语使得黄鼬(也就是俗称的黄鼠狼)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偷鸡的“贼”。其实,通过动物学家的研究,根据黄鼬胃部的检测结果发现其根本不吃鸡。而真正的“幕后凶手”是黄喉貂,很多大型鸡类它都不会放过。当然,它的食谱还包括了昆虫、鸟类、啮齿类(各种鼠类)、鱼类、小型两栖类和小型爬行类动物。

黄喉貂可以捕食比自身体积还要大的兽类,比如羊、林麝、斑羚、野猪的幼崽等。以小博大的秘诀在于每次狩猎时,黄喉貂都可以敏捷地接近猎物,然后突然咬住其喉腕,尖锐的犬齿会直接刺穿猎物的气管或者动脉,进而制服猎物。

作为小型凶兽,黄喉貂干的最豪横的事就是经常捅蜜蜂窝。得益于其绒而厚的体毛,使得黄喉貂除了鼻子和耳朵等少部分部位会暴露在蜜蜂的攻击下外,其他地方都可以防住,这也使其成为为数不多可以吃到蜂蜜的动物之一。

摄影:林森 文字整理:田源 云南网提供

喜马拉雅旱獭



喜马拉雅旱獭,隶属脊椎动物,哺乳纲,啮齿目,松鼠科,旱獭属。别名土拨鼠、雪猪。栖息于海拔1500米至45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国内主要分布于西藏、青海、甘肃、新疆、内蒙古、云南等地。照片摄于迪庆。

喜马拉雅旱獭非常好辨认,如果看脸,与脸颊明显的黄褐色形成对比的是,额头到鼻端呈现出一个“黑三角”。一般颈背和体背部为沙黄色,腹部为淡淡的棕黄色,不过,不同地区它们的毛色会有少许差异。

喜马拉雅旱獭是啮齿动物中的巨无霸。喜马拉雅旱獭成年雄性身长约67厘米,雌性约52厘米,体重雄性约6公斤,雌性约5公斤。四肢短壮,体形矮壮,前足有4趾,后足有5趾,以方便掘土。它们被称为草原上的“挖掘机”,强而有力的四肢可以轻松地刨开土层,挖出一条条错综复杂的暗道通向巢穴,有的洞穴深度可达10米。

由于极度喜欢家庭生活,它们的巢穴也多为家族型。在土壤条件理想的地方,喜马拉雅旱獭群落多达30个家庭,甚至会出现1公里范围内,就有10多个家庭落户。

喜马拉雅旱獭是食草动物,它们偏爱柔软多汁的草类植物,当然也会食用种子、谷物、水果和坚果。喜马拉雅旱獭是熊、狐狸和猛禽等大型肉食动物的重要食物来源之一,如果喜马拉雅旱獭消失,那么高原上脆弱的生态链也将崩塌,食物链上游的动物必将经历饥荒,甚至走向灭绝。

摄影:杨涛 文字整理:田源 云南网提供